

大运河文化论坛·百家访谈

张彦广：

大运河边的文学追梦人

本报记者 魏焕光

从1987年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，张彦广走上文学道路已经37年了。目前，他正精心策划一本反映吴桥地方风物的图文著作。

身为一名散文创作者，张彦广以其深情的笔触关注农村、地域风情与人生百相，写出了《父亲的神话》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。他的触角不局限于散文，还延伸至小说和剧本创作、文艺评论、报刊编辑、文化志愿活动等。

他质朴且富含哲理的散文植根于乡土并烙印在辽阔的土地上，对文学和本土文化的坚守使他在成长路上硕果累累。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，倾听他对文学的思考，感受他对乡土文化的深深挚爱。

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是“减法”“除法”

记者：《飞刀刘》的灵感来源是什么？您是如何构思和塑造角色的？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张彦广：与其说“飞刀刘”是一位杂技艺人，不如说他是一组杂技艺人的群像，是众多杂技英豪的复合体。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，我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说一个要飞叉的艺人胆子小，就怕见血，但后来却上了抗日前线。故事一下子击中了我，让我顿生创作灵感，很快“飞刀刘”就在我的心中成型了：我们的杂技艺人是顶着高粱花子的艺术家，他们热爱和平，追求平凡而幸福的生活，然而在外敌入侵、铁蹄践踏的情况下，他们英武的血性又会瞬间爆发，实现从平民到英雄的迅速转型。

其实，在吴桥，这样的杂技艺人很多，比如吴桥杂技艺人张金奎，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红色杂技团——延安杂技团；当年抗美援朝志愿军文工团中有个杂技队，成员全部来自吴桥，而血染沙场的吴桥籍普通战士更是不胜枚举。我想告诉读者的是，吴桥

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

记者：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对文学产生兴趣的？这些年走过了怎样的文学之路？

张彦广：多少人走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天才和灵性，而我是因为困顿和挤压。第一篇铅字作品《拾粪》就是那个时候“挤压”出来的。

初中毕业后一年多劳累苦闷的打工生活，是一方磨刀石，逼我思索命运，催我宣泄情感，“豆腐块”“咸菜条”发表得越多，内心的不甘与躁动越强烈。可以说，我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，就有了命运意识和底层色彩，我靠文学自救，而非渡人，泥菩萨过河而已。但是要感谢那个盛开花文学梦的时代，感

要通过文学为地方文化赋形找魂



张彦广部分作品

记者：您是如何将杂技、运河等地方文化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中的？

张彦广：吴桥杂技文化和运河文化博大精深，研究者和践行者前仆后继、代有才人。我也追求做这支队伍里的一分子。但是，我清醒地意识到，文学创作里不能没有千年杂技梦，不能没有百里运河图，我要通过文学记住乡愁，为我们的地方文化赋形找魂。2018年，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盛大召开，与此同时，我在《沧州日报》文学副刊推出了一篇文旅散文《油葵花开》，影响不小。从那时起，我被誉为“新大运河文化散文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创作一发不可收。

记者：通过文学形式推广地方文化，您觉得有哪些优势和挑战？推出了哪些作品？



张彦广

杂技艺人不仅有文化吉普赛人的一面，还有红色、爱国的一面，他们既能让自己吞钢球吃宝剑，也能让顽敌闻风丧胆。

这篇小说写得很顺利，发表得也顺利，先是在《百花园》发表，后又被《小小说选刊》转发，再后来又被人收入两本小说集。前不久我上网时不经意发现，它还被收入为全国201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当代文学作品试题。

记者：《接近神性的画与诗》，收录了哪些作品？您对文艺评论写作有着怎样的见解？

张彦广：这些年丰富的经历，让我认识了许多作家、书画家等文艺工作者，一些人和作品走入了我的内心，化成了我的观感和洞见，变成了文字。还有一些作品，如给吴桥好人写的颁奖词，给杂技九月庙会写的吕祖祭文，给敬老院子宴宣传册撰写的赋文，自己很珍视，也装进了这个“篮子”。《接近神性的画与诗》是给一位自闭症少年画家画册写的序，语言诗性空灵，我对它情有独钟，干脆让它作了这本“杂论集”的题目。

当下文艺评论式微于文艺创作，而文艺批评更式微于文艺评论，我也未能免俗。我觉得如果我不敢“骂人”，那你“捧人”也要端正立场和认知，不逢迎，不谄媚，致中和，见真知，给读者架金桥，为世人当大媒。

记者：您为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又是如何克服的？

张彦广：当走过了文字写作的语言技能关后，一座无形的大山横

看成岭侧成峰，那就是知见关。我个人常常徘徊于题材的认知和解读上，不敢轻易下笔。古人讲“文以载道”“敬惜字纸”，我们很多人对此都没生出敬畏心，文字信马由缰，看似高速高产，其实是不断巩固错误，制造精神垃圾。我的办法是，阅读时“非圣书，屏勿视”，处事时“能亲仁，无限好”，创作时“见未真，勿轻言”。其实从事文学创作到最后做的不是“加法”“乘法”，而是“减法”“除法”，淘尽黄沙始见金。

似乎远去了，其实是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期望值更高了。人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知更加多元，读者要求作家既要是文化思想的方向标，又要是道德操守的定盘星，还要是心灵家园的守护神。所以我认为，当作家越来越难了。

记者：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早期代表作、并讲述它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吗？

张彦广：现在和文友们聚会，大家偶尔能聊到的我的早期作品，有《梦中的桐子姐》《破地》《父亲的神话》《飞刀刘》等一些篇章。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都在现实生活中，甚至就是我的亲友或者我本人。我和这些作品因此也有了血

缘，有了剪不断的精神脐带，甚至可以重组另外一个我。这个我，比你面前的我更真实、更立体、更有生命力。

写《父亲的神话》是缘于与一位老领导的交谈，他对我父亲这位“老河工”印象深刻，指出了我在对父亲认知上的深层次问题。那次交谈不仅匡正了我对父亲这一代人的认知理念，还提升了我对“三农”题材的审美水平。渐渐地，我的创作染上了土地的颜色，浸润上了乡愁的气韵。我曾经发誓，今生“要为农民歌唱”，也许我五音不全，声音很小，但我相信，低吟和呐喊都是最动情的歌唱。

张彦广：吴桥是地域和人口小县，却是文化大县，这里是中国杂技的摇篮，是世界杂技的故里，千年大运河在这里穿境而过，滋润了这片土地，形成了优美奇绝的人文风情。在节假日，我经常挤进人流如潮的杂技大世界《找寻跨越千年的杂技精神》，从锣鼓和春典里咂摸《舌根上的乡愁》。在清晨黄昏，我时常《走近三尊古槐》，追忆《山南水北的澜阳书院》，凭吊《建在月堤上的吴园》，为《寻找一根蒲棒》，在运河湾里《摆渡》，也时常《在运河右岸坐忘》，静等《帆峙水艺乡梦》如期实现……

记者：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元素？对于初学者，您有什么创作建议？

张彦广：文学即人学。老家有

自去年以来，弥漫着浓厚人情味的淄博烧烤、令人垂涎欲滴的天水麻辣烫等多个文旅“爆款”闻名全国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，流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益。

其流量背后的逻辑，实质是“注意力经济”。无论是独具匠心的民俗活动，还是地道的美食体验，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一个地方的文旅形象，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推动力。这些成功的案例提醒我们，流量并非随机降临，而是源于对本地文化的深度理解和巧妙传播，这既吸引了新客又攒下回头客，让“流量”变成了“留量”。

将短暂的“流量”转化为持久的“留量”，正是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短暂的“流量”就像是河流的洪峰，汹涌而来，却也会迅速消退；而持久的“留量”就像地下水，虽然不显山露水，却持久滋养着土地。

以“淄博烧烤”为例，最初因其独特的美食文化和社交体验吸引了大量游客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品尝烧烤的层面，那么热度可能会很快消退。然而，淄博通过提升服务质量，提供更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，如民间音乐会、传统手工艺展示等，使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，变成了文化的参与者和体验者，把“流量”转化为“留量”，实现了长期的经济效益。

把“流量”转化为“留量”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通过资源整合、区域联动与创新宣传，打造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又能引发游客深度参与的文旅品牌。

首先，优化旅游线路，强化场景转换，是提升旅游体验的基础性工作。合理的线路设计能够节省游客的时间，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好地领略各景点的风采。而场景转换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，更是文化氛围、主题风格的切换，它能够创造出层次分明的情感共鸣，激发游客的好奇心和探索欲。

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，我市中心城区大运河沿岸景区日益增多，清风楼、朗吟楼、南川楼“三楼”区域，园博园区域等都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，很多导游按照既定线路带领游客游玩，让游客感受了沧州之美、沧州之变、沧州之风情。

笔者以为，在此基础上，如能将烟火气十足的民族路等老街巷纳入旅游线路，外地游客便能从更多视角了解沧州、体验沧州、爱上沧州。与此同时，可通过开通公交旅游专线、扩大停车场等方式，方便游客的出行，使得游客能更好地沉浸在沧州的美景中。

其次，深度挖掘全区域的文旅资源，实现县（市、区）间的互动共享，有助于塑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，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。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，当地通过深度挖掘全区域文旅资源，实现了区域共享的文旅价值。湖州市德清县以其莫干山景区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游客，而南浔区则以古镇文化著称。这两个县区实现了旅游资源共享，游客往往会选择“山景+古镇”的特色旅游线路，这条线路山区的宁静与古镇的繁华相结合，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旅行体验。

沧州每个县（市、区）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旅景点，吴桥杂技大世界、南大港湿地、河间府署、渤海新区黄骅市的十里金沙灘、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……如今，很多游客在结束了吴桥杂技大世界、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的游览后，会来到市区，逛逛园博园、沧州博物馆、运河“三楼”，晚上会品尝沧州火锅鸡等美食，在领略古城历史的同时感受沧州烟火气。

据央视新闻报道，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沧州酒店、票务等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160%，沧州在“五一”假



近期，由市群艺馆主办的市民艺术夜校第二期培训即将开课。在首期培训中，市民们学习了美妆、珠宝鉴赏、手工布艺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。

彭 坤 摄

让『流量』变『留量』 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

刘伟
魏焕光

期最受游客追捧的20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城市中位居第六。

再次，面向周边市场的创意创新宣传也是一种引流策略。提升城市品牌力和影响力不仅要加大宣传力度，更要注重创意创新宣传。所谓的创意创新宣传不单指利用新媒体，拍个视频、发条新闻，或是打出吸引人的口号。真正的创意创新宣传，是基于对当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解读，展示的是浓缩提炼之后的文化精髓。“淄博烧烤”之所以会成为文旅品牌，其实是“服务贴心、价格公道、百姓朴实”的城市品格在为淄博旅游作文化背书。

沧州有着丰富的文化特征，是诗经文化、运河文化、渤海文化、医药文化、武术文化和杂技文化等的汇聚地。沧州还有许多文化值得挖掘利用，如沧州还有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，那就是驿站。

近年来，《沧州日报》和《沧州晚报》曾多次报道过与“一船明月过沧州”这句诗有关的历史故事。其中“过”这个字，很好体现了沧州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，自古以来，沧州就具有鲜明的驿站特色。除了孙谔的《夜过沧州》，清代刘梦的《述沧州诗》、清代傅玉灿的《登朗吟楼》等大量古诗都有着途经沧州写景抒情的诗句。古老的京杭大运河“运”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，也让沧州迎来了因河而兴的历史新阶段。

今天，我们可以围绕“过沧州”做文章，强调其作为运河节点城市的独特价值，形成稳定的“留客”基础。总之，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，我们要努力打破地域界限，构建起一个立体、动态、富有人文气息的旅游生态系统。从“流量”到“留量”的转变，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完善，更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入解读和生动呈现。只有让游客在旅途中找到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，才能真正实现从“过客”到“回家”的转变，让在沧州的游览变成一次难以忘怀的文化之旅。

人文论谈